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五
五釐米寬十·九釐米

十七史蒙要

史記二冊

一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總目

司馬遷史記六卷

班固前漢書二十七卷

范曄後漢書二十六卷

陳壽魏志七卷

蜀志二卷

吳志五卷

唐太宗晉書二十五卷

沈約宋書八卷

蕭子顯齊書三卷

姚思廉梁書三卷

陳書二卷

魏收元魏書八卷

令狐德棻周書二卷

李百藥齊書二卷

魏證隋書三卷

宋祁唐書二十卷

歐陽脩五代史一卷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總目終



眉山新編史記策要目錄

史記

第一卷

蘇秦說六國合從辭

魯仲連折新垣衍帝秦辭

楚人以弱弓微繳激怒頃襄王辭

張儀說六國連衡辭

第二卷

張儀說魏王事秦辭

蘇代約燕王毋入秦辭

子貢存魯說辭

須賈說穰侯罷圍大梁辭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釋齊伐楚辭

信陵君諫魏王親秦伐韓辭

周武公止楚相昭子欲圖周辭

蘇代說燕王噲辭

第三卷

范雎說秦昭王辭

范雎復說秦昭王辭

季斯辭荀卿說秦王辭

吳起對魏武侯寶山河之固辭

芮良夫諫厲王專利辭

召公諫厲王監謗辭

淳于髡以微言說駟忌子辭

蔡澤說應侯辭

趙良諫商君辭

第四卷

蘇秦見燕易王辯讒辭



趙武靈王與群臣胡服議

虞卿與趙郝樓緩爭割地賂秦議

張儀司馬錯爭伐韓伐蜀議

秦衛鞅變法議

騶忌子善齊威王鼓琴對

樂毅報燕王書

魯仲連射聊城書

第五卷

李斯上逐客書

蘇代遺燕昭王書

蘇代遺穰侯止伐齊書

黃歇說秦昭王止伐楚書

范雎上秦昭王書

蘇厲為齊遺趙王書

第六卷

衛平對宋元王得龜問

宋忠賈誼與司馬季主論議

眉山新編史記策要

史記一

蘇秦說六國合從辭

蘇秦東周雒陽人也。事齊鬼谷先生，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簡練以爲揣摩。西至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噎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噎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又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天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於此。斷絕人之交也。



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異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自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害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万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小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音附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巨閭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衆。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拊於衆人之言。而以具其使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則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禍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明。故尊主賈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

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閔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汴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實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綉千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曰：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死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崤

史記一

二

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肩，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鑄鄧師，死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天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良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或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鞙鞙紛紛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向而事秦稱東藩帝受冠帶祠春秋巨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五萬蒼頭二十五萬奮擊二十五萬野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快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皇釐不伐將用斧相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王君以趙王之詔詔之苟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伐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万户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十二十一万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向而事秦自竊爲

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苟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

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方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舉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台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也。今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天下挾彊秦之威，以內却其王，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

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也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

魯仲連折新垣衍帝秦辭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策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乃因平原君見新垣衍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觀先生之玉良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

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

過而為政於天下則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猶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

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也。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筮，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饋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以事養，死則不得購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方乘之國也，梁亦方乘之國也，俱據方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一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以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楚人以弱弓微繳激怒項襄王辭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龍馬，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飛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師？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胡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歸，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奔，而大宋方與一郡者。



舉矣。今魏斷二臂，顛越矣。虜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言，發新繳，射蜀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俱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四二，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折，鄆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言，發新繳，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鄆郢，虜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利，奮翼鼓抵，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秦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方，兼白公之晉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張儀說六國連衡辭

張儀使楚間蘇秦，乃說楚王曰：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馬萬匹，積粟如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王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先以異於駢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母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

貫頤奮戰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跋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子賈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雲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以周以相飾也。皆庸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頃臯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死，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福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好。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其計，張儀東說齊，湣王曰：

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又兄，邦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東有梁，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无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矣。從人朋黨，以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三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渾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來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苗，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

散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
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散邑恐懼備伏謹甲厲
兵飾車騎三騎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悉居懾處不敢動搖唯
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
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舍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散甲
涓兵軍於渑池願度河踰漳據重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
以正勝紂之事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皆蘇
秦蘇秦焚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及齊國而自令車裂於
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
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闘
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
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駐韓梁軍於
河外一軍軍於渑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
不敢匿意隱情先以函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
渑池而相見而口相定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
之時秦陽君專權擅執蔽欺先王獨擅權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
國計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秦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
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交心易慮割地謝罪過以事秦
方將以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
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趙
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舉進執爵反斗以擊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
進執爵厨人進斗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
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穴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之趙王
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
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渑池劫河間
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駐趙而攻燕則易水長
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

伐今王事秦秦主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
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執計之燕王曰寡人寡弟僻處雖大男子哉
楮如嬰兒言不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信
山之尾五城

眉山新編十七史文粹卷第一

張儀說魏王事秦辭

秦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說魏言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韓秦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五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台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至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荆白馬以盟沮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母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頃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無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恐梁之兵南面而威之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歸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蘇代約燕王母入秦辭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犂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斲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襄。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戈在後。決策口。魏無大梁。使白馬之口。魏無久黃。濟陽使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有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厲行。而攻趙。兵傷於誰。口。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華。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害。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與。每。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華。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方。今。其。生。者。皆。正。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

子貢存魯說辭

田常欲作亂於齊。墮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

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怨。下與

東地乙

三

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臣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以兵逆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万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三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樓之會。緒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口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

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被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無暴群臣，不堪國家散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必矣。其銳兵，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君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哭，帶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寧其君，吳王許諾，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

爭得晉入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二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須賈說穰侯罷圍大梁辭

秦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

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無親。蚕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騷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獸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攻也。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皆楚

而講秦。楚趙來而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貨。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眾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墜。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立。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遠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彼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高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終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尺故宋。衛必

效單。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軍。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釋齊伐楚。薛

越王無疆時。越與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強。當楚威王之。時。越比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

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向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郊之墉。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也。

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也。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聞。越兵不起。是知一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歸。晉。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小。上。事。於。鄂。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秦。且。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卒。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濟。於。徐。州。而。越。以。此。散。

信陵君諷魏王親秦伐韓。解

魏亦救。厚。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无。忌。謂。魏。王。曰。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丹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至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史記上夫韓亡之

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浹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恐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又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元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圃中邊城大校又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駮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闡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鷹行史記上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韓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

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從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不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過，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友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周武公止楚相昭子欲圖周辭

楚欲與齊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足以傷民，起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鈇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王，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号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辭之。」大虎肉腠，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倍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誑楚之名足以重王，今王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

鬮六翼，以高世，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蘇代說燕王會辭

蘇秦之弟曰代，蘇秦死代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其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紕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燕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死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因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一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燕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不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不足以為塞。且其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全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散矣。夫驕君必好和，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齊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死於天矣。」

范雎說秦昭王辭

秦王召范雎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

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

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執，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无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无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菟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无與昭菟。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

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死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闕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闘，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莫與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曾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贖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盛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卑則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欲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

范雎復說秦昭王辭

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主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
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主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
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豈其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
貴者下乃所謂無主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
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
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隆國
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
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王崔
杼淖齒管唇射王服擁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
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
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姑賢媿能御下蔽
上以成其私不為王計而王不覺悟故六國今自有秩以上至

李斯辭荀卿說秦王辭

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
恐万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
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
侯之印使歸陶

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秦王不定事而六國皆弱
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
斯聞得時無怠今方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
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虜卑賤之位而計不為
者此禽鹿視肉人回而能強行者且故託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
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忘利自託於無為此非
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
王曰胥人者云其說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



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駟。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万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

吳起對魏武侯。寶山河之策。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

芴良夫諫厲王專利辭。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芴良夫諫曰。

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休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右穆。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召公諫厲王監謗辭。

王行暴虐。後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諫曰。是亂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臣亦如之。是

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
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万物
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
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
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
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
欲困已以說復諺曰向爲不可夫公孫缺之事孝公也極身死二
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效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
素蒙怨答斯舊友奪魏公子耶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
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
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歟爲霸王疆國不
辭禍凶大夫種之專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絕亡盡
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急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
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之爲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

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无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
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貞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
貞家之福也故以干志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
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死明君賢父以
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
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
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
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
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
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
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
大夫種鼎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權臣故其臣智
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

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拊難，廣地，履殿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王之威蓋震海內，功彰万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若舊故，不若孝子、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詰曰：日中則移，日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无變計，竊為君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感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上者齊桓公力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无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大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矢，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先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卒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起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威重

先

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楚國之俗。禁游食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矣。今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計。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越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七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和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使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而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事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疑九頃。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尚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誠。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唯敢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其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曰。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

趙良諫商君辭

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

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

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若不道虞舜之道，死為閻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關，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羸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紂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羸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土，期年繆公知之，李之牛口之下而加之。

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閔請見五羸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垂，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羸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羸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關，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白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躬，人而无禮，人而无禮，何不遘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為驂，垂持矛而操闔戟者旁重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

世

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鄒勸
秦主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斂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
尚將貪尚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
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士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後五月而難作

眉山十七史卷三



